

詮釋與思辨－韓國歷代文集中的〈公無渡河〉敘事

董達*

Tar Tung. Interpretation & speculation of the <Gong Wu Du He>— Focus on Korean literary collections. In the history Chinese and Chosun literature, 'Gong Wu Du He'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Since, the poem 'Gong Wu Du He' and its background still has been doubted by many scholars, the researching of 'Gong Wu Du He' has limited by the authors, sources, years of creation, the places of creation, the backgrounds of story, story structures,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story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the academic fields. So, it still doesn't expand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e whole fields of literature. There are a lot of the original doubts of "Gong Wu Du He", which mean the text is full of "indeterminacy" or "blanks". As the reception aesthetics' point of view, these "indeterminacy" or "blanks" have called upon by the function. It will continue to arouse and stimulate the reader's horizon of expectation, and in the process of receiving, through imagination, correction and confirmation, to the uncertain text to fill the blank. That is to say, all poems are the produced in process of dynamic broadcasting, through re-establishment, correction, revision, and rebuilding of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 by ancient poets for generations. In this project, the author compared 'Gong Wu Du He(Konghou Ying)' included in the 'Hanguk Munjib Chonggan' and the 'Hanguk Yotae Munjip Chongso'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The thesis statement is interpretation of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 speculation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how Chosun poets interpreted, accepted, speculated and described 'Gong Wu Du He' at the different ages (vertical integration/diachronicity) and the same ages(horizontal integration/synchronic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Silhak scholars, for example, Park Jiwon and Jeong Yak-young of Chosun early period and Chosun late period who emphasized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that they had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on interpretation is also the main point of this project.

Keywords: Gong Wu Du He, reception aesthetics, Hanguk Munjib Chonggan, Hanguk Yotae Munjip Chongso, Silhak

1. 前言

公無渡河（箜篌引）在中、韓文學史上，均受到極大重視。以往學界對此一作品之研究，因原詩與背景故事存在諸多疑義而多侷限在作者、典據、創作年代、創作地域、故事背景、結構、象徵意義與文化內涵等方面，而未能把研究領域由原詩擴大到文學接受活動，也未能就不同時期（歷時性）或同一時期（共時性）的後代文人如何詮釋、接受、思辨、鋪陳此一作品，進行系統性的考究與分析。

有鑑於此，筆者曾在 2013 年以接受美學視角，針對《四庫全書》中收錄的〈公無渡河〉擬作進行系統性的比較、分析¹，藉此探索中國歷代不同作家對〈公無渡河〉的接受情形，並以此觀察此一作品在中國詩歌文學史上的發展軌跡。

*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¹ 董達，〈以接受美學視角探析〈公無渡河〉〉，《韓國學報》，第 24 期（2013.06），頁 138-156。

此一後續研究則擬以收錄於《韓國文集叢刊》²與《韓國歷代文集叢書》³的〈公無渡河（箜篌引）〉相關詩文為對象，全面且系統性的就兩個面向，即以感性詮釋與理性思辨為主軸，探究不同時期（縱向面／歷時性），以及同一時期（橫向面／共時性）的朝鮮文人如何詮釋、接受、思辨、鋪陳此一作品。

同時，在實學興起的朝鮮後期，當時文人與以往文人在詮釋上是否存在差異，亦將是本稿觀察的重點。

2. 本論

針對《韓國文集叢刊》與《韓國歷代文集叢書》中收錄之〈公無渡河（箜篌引）〉相關文獻所做的搜尋結果顯示，內含公無渡河、箜篌引、朝鮮津卒、麗玉、麗容等關鍵字詞之文獻中，剷除重複部分，總計有 37 篇。以下將就理性思辨與感性詮釋兩個層面進行探究，以觀察同一時期與不同時期的朝鮮文人如何詮釋、接受、思辨、鋪陳此一作品。

2.1 理性思辨－〈公無渡河〉本事

《韓國文集叢刊》中，計有李德懋〈朝鮮津卒〉、朴趾源〈銅蘭涉筆〉、成海應〈麗玉辨〉、丁若鏞〈涓水二〉、申景藩〈杜機翁詩集跋〉與俞漢雋〈古歌謠樂府之變[上]〉等六篇述及〈公無渡河〉本事，《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則僅有李漢膺的〈和公無渡河曲并序〉一篇。其中，〈古歌謠樂府之變[上]〉⁴僅引崔豹《古今注》，而未具理性思辨意涵，於此姑捨而不論。

太平御覽云 漢時霍里子高 朝鮮人也 晨起刺船 見一白首狂夫 被髮携壺 亂流而渡 其妻止之不及 遂溺死 妻乃携箜篌鼓之 歌曰 公無渡河 公終渡河 公淹而死 當奈公何 音甚悽切 曲終亦投河而死 子高還 以其聲語妻麗玉 麗玉傷之 引箜篌寫其聲 爲箜篌引 余在熱河太學 聞樂器無所謂箜篌者 皇城琉璃廠中 多使人求之 而適未得果 不識其製

—朴趾源[1737~1805]〈熱河日記·銅蘭涉筆〉

² 《韓國文集叢刊》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輯影印之大型叢書，計 500 冊（正篇 350 冊、續篇 150 冊），堪稱韓國版四庫全書。正篇 350 冊收錄新羅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宋時列《宋子大全》、正祖《弘齋全書》等 662 名韓國歷代具代表性人物的 663 種文集。

³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是由景仁文化社出版的大型叢書，計 3,000 冊，收錄從古代（新羅）到近代（朝鮮日據時期）的 3,500 餘名主要人物的 4,000 餘種文集，堪稱目前最完備的朝鮮漢文文獻。

⁴ 俞漢雋（1732~1811），〈古歌謠樂府之變（上）〉：○公胡渡河 渡河公死 河深千尺 河廣十里

箜篌引○霍里子高晨起刺船 有白首狂夫披髮提壺 亂流而渡 其妻止之不及 遂墜河死 於是妻援箜篌 作公無渡河之曲 曲終亦投河而死 子高還 以其聲語其妻麗玉 玉傷之 乃作箜篌而寫其聲 名曰箜篌引

古今注 崔豹撰 筊篴引 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 子高晨起刺船而擢 有一白首狂夫 披髮提壺 亂流而渡 其妻隨呼止之不及 遂墮河水死 於是援筊篴而鼓之 作公無渡河之歌 聲甚悽愴 曲終自投河而死 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 麗玉傷之 乃引筊篴而寫其聲 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 麗玉以其聲傳隣女麗容 名曰筊篴引 車五山天輅以爲朝鮮津 即今大同江也 案筊篴漢武帝時所作 宋書云 筊篴初名坎篴 漢武帝滅南粵 祠太一后土用樂 令樂人侯譚 依琴作坎篴 所謂坎應節奏也 侯者因工人姓 後言空音謫 而又曰 朝鮮津卒 則此衛滿朝鮮時也 亦或爲漢置四郡後歟 霍里子高 麗玉 麗容 名甚美雅 殊異於夷俗名字鄙側不可究之類 衛滿本燕人 意者子高亦自中國而來居歟

-李德懋[1741~1793]〈盜葉記(三)·朝鮮津卒〉

崔豹古今注 詳言麗玉事云 朝鮮津卒霍里子高 見一白首狂夫 披髮提壺 亂流而渡 其妻呼止之不及 遂墮河死 於是援筊篴而鼓之 作公無渡河之歌 聲甚悽愴 曲終亦投河死 子高還語麗玉 麗玉傷之 乃引筊篴而寫其聲 聞者莫不墮淚 朝鮮即平壤府 狂夫所溺大同江 平壤箕子所都 八條之教 婦人貞信 不淫辟 烈婦之行 有由然也 然有筊篴傳寫之曲 故遂流布千古 苟無是也 亦湮滅無聞矣 余隣邑有人死於水 其婦從之溺死者 有數輩 或旌或不旌 彼狂夫之妻 不亦幸乎

-咸海應[1760~1839]〈東國地理辨·麗玉辨〉

崔豹古今注云 筊篴引者 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 子高晨起刺船 有一白首狂夫 披髮提壺 亂流而渡 其妻隨呼止之不及 遂墮河水死 於是援筊篴而鼓之 作公無渡河之歌 聲甚悽愴 曲終亦投河而死 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 麗玉傷之 乃引筊篴而寫其聲 聞者莫不墮淚掩泣焉 麗玉以其聲 傳隣女麗容 名曰筊篴引 其歌曰 公無渡河 公終渡河 公墮而死 將奈公河 ○晴案朝鮮縣者 樂浪郡之所治 即今之平壤府也 則朝鮮津者 大同河也 然唐李白詩 有公無渡河之歌 首叙大禹之治河 此以黃河當之也 與崔說異矣

-丁若鏞[1762~1836]〈大東水經·涓水二〉

公無渡河者 勝國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 高晨起刺船 有一白首一狂夫被髮提壺 亂河流而渡 溺死焉 其妻隨而止之不及 乃援筊篴而鼓之 作〈公無渡河〉之曲 聲甚悽愴 曲終 遂自投河而死 霍里子高還 以其聲語其妻麗玉 麗玉傷之 引筊篴而寫其聲 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 因其曲傳鄰女麗容 名曰筊篴引 余閱麗史 悲其事 擬而和之

河之廣矣 不可憑 河之深矣 不可凌 公胡爲乎被髮提壺欲渡爲 …

… 隨之不及忽淹沒 空引筊篴聲悲絕

-李漢膺[1778~1864]〈和公無渡河曲并序〉

東詩以崔孤雲爲唱首 有集五十一卷載唐藝文志 而孤雲乃羅季人也 孤雲以前 未嘗無詩 俗荒陋 且世有戎蕩如 蔑之傳也 古有涓江永明嶺歌 其辭軼而箕子時作 有筊篴引 朝鮮女麗玉作 玉津吏之妻 而猶能於詩如此 當時士大夫 豈無作者乎 攷諸三國樂府 百齊倣華制 而其亡即散失 句麗至唐武后時 餘存二十曲 新羅三竹三絃一千四百五十一曲…

-申景濬[1712~1781]〈杜機翁詩集敘〉

上述作品之作家均爲朝鮮後期文人，此與 18 世紀前後約 200 年間興起的實學風潮不無關連，當時的實學雖以經世致用和利用厚生為主，然輕空言、重考證的學風亦相當發達。

觀之以上紀錄，除申景濬〈杜機翁詩集敘〉外，其餘作品對〈公無渡河〉的背景故事來源均有言及，部分紀錄亦就成詩時期，或所溺之河，或人物國籍抒發

已見。

就背景故事而言，李德懋的〈朝鮮津卒〉、成海應的〈麗玉辨〉與丁若鏞〈涓水二〉皆明示引自崔豹《古今注》，餘他記錄雖有文詞表現上的些許差異，然並無文義上的不同。其中，朴趾源〈銅蘭涉筆〉條雖言引自「太平御覽云」，然考之《太平御覽》有關〈公無渡河〉本事相關紀錄，僅見於卷三百九十六人事部二十七之「溺」條：

樂府解曰 公無渡河 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 子高晨起刺船 有一白首狂夫 被髮提壺亂流而渡 其妻呼而止之 乃遂溺死 於是援箜篌而歌曰 公無渡河

-子部/類書類/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六/人事部三十七/溺

此一紀錄僅言“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並無“子高還 以其聲語妻麗玉 麗玉傷之 引箜篌寫其聲 爲箜篌引”等具體內容，顯見朴趾源所述〈公無渡河〉本事另有所本，而非出自《太平御覽》，且由於所述內容與《古今注》並無二致，應係出自以《古今注》為本的相關紀錄。

此外，李漢膺的〈和公無渡河曲并序〉序文中，雖曰：“閱麗史 悲其事”，然其依以為據的《麗史》已無可考。惟就所述內容觀之，其與《古今注》所述內容實無二致，僅在文辭表現上存在些許差異，顯見《麗史》的相關紀錄亦本於崔豹《古今注》。

就〈公無渡河〉成詩時期而言，李德懋〈朝鮮津卒〉以本事中之“朝鮮津卒”為據，推估成詩時期應在衛滿朝鮮⁵時或漢置四郡⁶後；丁若鏞〈涓水二〉中，其弟子李疇在正文之外所加的說明（疇案）亦認為本事所言“朝鮮”直指樂浪郡所治之朝鮮縣（即今之平壤府），成詩時期在漢置四郡後；成海應〈麗玉辨〉以箕子制八條之教，而有狂夫妻基於第四條之「婦人貞信」，故有烈婦之行為由，認為本事所言“朝鮮”，即是箕子所都之平壤。申景濬〈杜機翁詩集敘〉舉三國時代（4世紀初~7世紀中）以前之涓江、永明嶺歌與箜篌引，證之崔孤雲（崔致遠[857~卒年不詳]）之前未嘗無詩，並言涓江、永明嶺歌為箕子時作。就文脈及詩歌排序觀之，可知申氏主觀上認為〈箜篌引〉成詩時期在箕子朝鮮之後，三國時代以前。

此外，朴趾源〈銅蘭涉筆〉雖曰引自《太平御覽》，然內容所言“漢時霍里子高 朝鮮人也”，應是朴趾源自身主觀臆測之詞；李漢膺〈和公無渡河曲并序〉

⁵ 衛滿朝鮮：公元前195年~前108年。

⁶ 漢四郡：漢武帝在元封二年（前109年）至元封三年（前108年）間派兵征服衛滿朝鮮後在其舊地設立的四個郡的總稱。

則以所閱《麗史》為憑，以其出自《麗史》，而將“朝鮮津卒”中之“朝鮮”，以“勝國”⁷，即以高麗⁸取代。

就所溺之河而言，李德懋〈朝鮮津卒〉同意車天輅⁹於《五山說林草蓂》的說法¹⁰，認為朝鮮津即今之大同江¹¹。成海應〈麗玉辨〉與丁若鏞〈涓水二〉則基於認定本事所言朝鮮即今之平壤，而斷言狂夫所溺之河為流經平壤的大同江¹²，丁若鏞弟子李疇更點出李白公無渡河之歌以黃河當之之不當¹³。

就人物國籍而言，李德懋〈朝鮮津卒〉以霍里子高、麗玉、麗容等人名極為美雅，與當時尚無文字的古朝鮮當地人鄙俗、不可究之人名大不相同，加上推翻箕子朝鮮的衛滿本就是來自中國的燕人，而認定子高亦應是當時移住當地的漢人¹⁴。申景濬〈杜機翁詩集敘〉則直言“有箜篌引 朝鮮女麗玉作”，然並未說明其所憑為何。

整體而言，文集集中的《公無渡河》記事，僅出現在實學興起的朝鮮後期，且多本於《古今注》。對於成詩時期，當時文人各憑所據，並無一致的看法，上至箕子朝鮮¹⁵，下至高麗時期，差距可達千年；在所溺之河方面則有一致的看法，咸認為是大同江；在人物國籍方面，僅有李德懋認為子高應是漢人。

大體上，朝鮮後期文人對於〈公無渡河〉的考據，多基於主觀臆測，而少有嚴謹考證。

2.2 感性詮釋

《韓國文集叢刊》與《韓國歷代文集叢書》中，關乎〈公無渡河〉之詩或主

⁷ 鄭玄注：“勝國，亡國也。”按，亡國謂已亡之國，為今國所勝，故稱“勝國”。后因以指前朝。

⁸ 高麗：918年~1392年。

⁹ 車天輅（1556~1615）：朝鮮中期中文人。

¹⁰ 崔豹古今注箜篌引 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 子高晨起刺船而櫂 有一白首狂夫 被髮捉壺亂流而渡 其妻隨呼止之 不及 遂墮河水死 於是援箜篌而鼓之 作公無渡河之歌 聲甚悽愴 曲終自投河而死 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 玉傷之 乃引箜篌而寫其聲 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 麗玉以其聲傳隣女麗容 名曰箜篌引焉 按朝鮮津 即今大同江也 而李白公無渡河 黃河西來決崑崙 咆哮萬里觸龍門 雖曰詩人之語 使事失實 不可法也《五山說林草蓂》

¹¹ 車五山天輅以為朝鮮津 即今大同江也〈朝鮮津卒〉

¹² 朝鮮即平壤府 狂夫所溺大同江 平壤箕子所都〈麗玉辨〉；疇案朝鮮縣者 樂浪郡之所治 即今之平壤府也 則朝鮮津者 大同河也〈涓水二〉。

¹³ 唐李白詩 有公無渡河之歌 首叙大禹之治河 此以黃河當之也 與崔說異矣。

¹⁴ 霍里子高 麗玉 麗容 名甚美雅 殊異於夷俗名字鄙側不可究之類 衛滿本燕人 意者子高亦自中國而來居歟〈朝鮮津卒〉

¹⁵ 箕子朝鮮：根據《史記》、《尚書大傳》、《漢書》等史書的說法，是在西元前12世紀到前2世紀期間由商朝宗室箕子在中原東北方與當地原住民一起建立的一個國家。

述、或旁及，計有 34 首，均為朝鮮時期文人作品，剔除重複的 4 首¹⁶，則有 30 首。另，李玄錫的〈公無渡漢—次李白公無渡河韻〉¹⁷雖用李白公無渡河韻，然實與狂夫無關，而僅是借題借事以述前往嶺南巡視之官員渡海遇難一事，故不列入探討。

2.2.1 主述〈公無渡河〉詩

《韓國文集叢刊》與《韓國歷代文集叢書》中，以公無渡河、筌篴引為題的擬作，或主述“公無渡河”事的詩歌，計有 11 首。為求便於觀察朝鮮前期、中期、後期文人在詮釋上的差異，將依李丙燾《韓國史大觀》的分期方式¹⁸，將相關作品區分為前、中、後期作品，以觀察同一時期（橫向面／共時性），以及不同時期（縱向面／歷時性）的朝鮮文人如何詮釋、接受、鋪陳此一作品。

2.2.1.1 朝鮮前期—開國～明宗末年（1392～1567）

津流何太急 太急不可臨 公乎無渡河
渡河烟沉沉 良人去騎鯨 青鳥無來音 紅顏隨以逝
一一愁人心 我聞筌篴引 浪浪露我襟
珍重霍里子 聲名橫古今 謫仙不可作 聊效西崑吟
—徐居正[1420~1488]〈次韻正使朝鮮雜詠（10-5）〉

此詩為朝鮮成宗 7 年（明成化 12 年：1476 年）春，明戶部郎中祁順出使朝鮮，徐居正擔任接遠使時的唱和之作。祁順原詩為：

朝鮮津水急 過客頻登臨 紅雲絕踪迹 白鳥自浮沉
昔年提壺叟 一去無回音 筌篴動所思 傷彼麗玉心
徘徊寫哀嘆 聽者咸霑襟 所以琴中曲 遺聲傳至今
謫仙與長吉 感慨有豪吟 —祁順[1434~1497]〈朝鮮雜詠（十首之五）〉

19

對於提壺狂夫所溺之河，祁詩以「朝鮮津水急」明指為今之大同江，徐詩以「津流何太急」附和之。惟祁詩主述麗玉傳曲，語多感慨，徐詩凸顯子高，語帶愁

¹⁶ 〈筌篴引[成俔]〉、〈公無渡河[成俔]〉、〈筌篴引[申欽]〉、〈翻古樂府 2-2[權克中]〉。

¹⁷ 五臺山脈出崑崙 漢水西流入海門 津利涉 誰怨嗟 玉節按嶠南 學士即名家 方舟列祖帳 櫓柁簇如麻 行子無缸 蟻聚平沙 日暮途遠心如癡 滿舫爭登欲奚為 舟中黑氣誰知之 公無渡漢苦渡之 水入缸 魚沸鼎 傍人叫噪江之湄 到中流沈沒若摧山 屍乎屍乎亂漂於波間 歌舞夕陽丞相還 〈公無渡漢 次李白公無渡河韻[李玄錫]〉

¹⁸ 李丙燾以「開國～明宗末年（1392～1567）」為朝鮮前期，「宣祖元年～景宗末年（1568～1723）」為中期，「英祖元年～純宗末年（1724～1834）」為後期。見李丙燾著，許宇成譯，《韓國史大觀》（台北：正中書局，1961 年）。

¹⁹ 鄭麟趾等編纂，《丙申皇華集》（台北：珪庭出版社，1978 年），頁 682。

情，並含勸止（公乎無渡河）；祁詩以「昔年提壺叟 一去無回音 筌篴動所思 傷彼麗玉心」平敘本事，徐詩則以「良人去騎鯨 青鳥無來音 紅顏隨以逝 一一愁人心」美化原典。此外，徐詩不用難度較低的“依韻”或“用韻”，而以難度較高的“次韻”，依祁詩原韻原字，一一依次步和，實不無誇示詩才之意。

雲間金鳳垂雙翅 上有朱字盧生記 繫絃大小三十六 清香自生纖指媚
公無渡河公竟渡 被髮提壺覓無路 倉皇麗玉長呼咷 一身幽怨憑誰訴
空餘樂譜傳至今 滄海茫茫煙水暮 -成倪[1439~1504]〈筌篴引〉

長風捲地吹洪濤 洪濤翻作銀山高 公隨一葉泝萬頃 瞬息性命如秋毫
飢蛟垂涎作威猛 短狐含沙工射影 水途險惡乃如此 妾言雖無可箴警
公今重義輕捨生 捨生終難保義名 身名兩全爲上策 莫學飛蠅投熱羹
公無渡河宜少住 印須我友當共渡 -成倪[1439~1504]〈公無渡河〉

成倪之〈筌篴引〉與〈公無渡河〉均收錄於其子成世昌編輯之《虛白堂集·風雅錄》卷二，前者列「引體」項下，後者列「樂府雜體」項下，詩體雖有不同，然皆言叟溺事。

〈筌篴引〉先以李生與筌篴女之姻緣比之狂夫與其妻²⁰，述良緣天賜，後以「倉皇麗玉長呼咷 一身幽怨憑誰訴」寫麗玉止之不及，空留遺恨之嘆。惟「倉皇麗玉長呼咷」句，似有錯將麗玉視為狂夫妻之誤。〈公無渡河〉擬作雖言公無渡河，然非依從原意歌詠〈公無渡河〉本事，而是借題、借事，以述“勸止”、“慎所往”之意。詩中除引《詩經·邶風·匏有苦葉》²¹中的「人涉卬否 卬須我友」苦心勸止外，並在「生」與「義」不可兼得之情況下，寧勸其選擇佔且“偷生”，而捨棄儒家強調的道德規範—“捨生取義”²²，詩中之「公今重義輕捨生 捨生終難保義名」，亦含“慎所往”意。同時，此一擬作取向亦符合清朱嘉徵（朱止谿）所言之“慎所往”擬作原則²³。

歷來詩評家對於〈筌篴引〉與〈公無渡河〉命題應以何為本，並無定論。宋吳正子謂：「歷觀前作 太抵以筌篴引命題者 則不言叟溺 以公無渡河命題者 則言之」²⁴；宋唐庚《唐子西文錄》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 後人用樂府為題者

²⁰ 見《太平廣記》神仙十七：〈盧李二生〉。

²¹ 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 深則厲 淺則揭 有彌濟盈 有鸛雉鳴 濟盈不濡軌 雉鳴求其牡 雖離鳴雁 旭日始旦 士如歸妻 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 人涉卬否 人涉卬否 卬須我友《詩經·邶風·匏有苦葉》

²²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

²³ 引自黃節《漢魏樂府風箋》：公無渡河，慎所往也。世患無常，君子不輕蹈之。居變風之後，如曹風之思復正焉。古人作歌，因聲成曲，如麗玉寫聲，公無渡河是也，可督護諸曲皆然，後人引之歌利涉，甚誤。

²⁴ 宋吳正子註、劉辰翁評，《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一，頁1。

當代其人而措辭 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 太白輩或失之 惟退之琴操得體」²⁵；吳旦生則曰：「古今注箜篌引 即公無渡河 …… 余觀曹植云 置酒高殿上 親友從我遊 似言及時行樂 又云 久要不可忘 薄終義所尤 似及交情 大非古辭之意 李白有二篇 一曰公無渡河 乃言渡河事 一曰箜篌引 亦言交情 此子西所謂失之也 吳正子謂 歷觀前作 大抵以箜篌引命題者 不言雙溺 以公無渡河命題者 則及之 皆不足語樂府矣」²⁶。

若依吳正子所言，以箜篌引命題者不言雙溺，或依唐子西所言，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成倪二詩似皆有失其命題本意之嫌，然就〈公無渡河〉擬作而言，誠如清朱乾所言：「樂府自有通變一法 未可執一 但須不離其宗 則如公無渡河 或假作勸止其人之詞 或相戒免禍之作 不必夫妻也」²⁷。以此觀之，成倪〈公無渡河〉亦如朱乾所言，係假作勸止其人之詞，而未離其宗。

2.2.1.2 朝鮮中期—宣祖元年～景宗末年（1568～1723）

今夕知何夕 適我清燕時 況有良朋來 尋我問佳期
佳期即此辰 迎客肅軒墀 中庭列鼓吹 上堂陳娃姬
擘豕和薑桂 脍熊宰蹄肌 懽言諧素願 進以金屈卮
澤雲固變蒸 溟海亦耕菑 人生無百年 百年易盛衰
會心不可得 樂事隨手移 所以雍門謳 田文涕洟泗
唯當盡茲酌 茲酌且難持 酌罷調箜篌 箜篌聲正悲

—申欽[1566~1628]〈箜篌引〉

申欽〈箜篌引〉敘寫宴飲歡樂，嗟嘆世事難測，大有「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²⁸之意。同時，此詩與曹植〈箜篌引〉前半相類，且與〈公無渡河〉本事無關。

置酒高殿上 親交從我遊 中廚辦豐膳 烹羊宰肥牛
秦箏何慷慨 齊瑟和且柔 陽阿奏奇舞 京洛出名謳
樂飲過三爵 緩帶傾庶羞 主稱千金壽 賓奉萬年酬
久要不可忘 薄終義所尤 謙謙君子德 磬折欲何求
驚風飄白日 光景馳西流 盛時不再來 百年忽我遒
生存華屋處 零落歸山丘 先民誰不死 知命復何憂

—曹植[192~232]〈箜篌引〉

²⁵ 引自明馮惟訥編，《古詩紀》（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一百五十四，頁23。

²⁶ 引自明吳景旭撰，《歷代詩話》（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二十四，頁1。

²⁷ 清朱乾《樂府正義》卷五：樂府題，自建安以來，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私意謂樂府自有通變一法，未可執一，但須不離其宗，則如公無渡河，或假作勸止其人之詞，或相戒免禍之作，不必夫妻也，他可仿此。

²⁸ 【古詩十九首之十五】〈生年不滿百〉：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對此，吳旦生雖言曹植〈箜篌引〉：「似言及時行樂…大非古辭之意」²⁹，惟正合吳正子所謂：「歷觀前作大抵以箜篌引命題者不言雙溺以公無渡河命題者則及之」³⁰。由是觀之，前人仿古擬作實無定法，惟以〈箜篌引〉命題者，多與〈公無渡河〉本事無關，申欽〈箜篌引〉亦如是。

積石之山石嶺崦 河源流出於其間 東來中國幾萬里 吞納衆水成一水
驚濤白日開晴雷 千仞龍門中斷開 黃波濁浪深復深 魚龍雜沓水中吟。
昔有愚夫愚莫悟 無船無艦徒步渡 妻呼女喚終渡之 乘龜逐鼃更何疑。
他山檀木可作舟 呂梁亦是尋常流 嗟爾狂夫奈若何
箜篌一曲傳樂府 能使千秋傷綺羅

－權克中[1585~1659]〈翻古樂府二章-2〉

此詩前半寫黃河之險，似有效李白「黃河西來決崑崙 咆哮萬里觸龍門〈公無渡河〉」意，後半嘆狂夫愚行，不知變通，含勸止之意。整體而言，此詩承繼李白詩，以黃河為狂夫溺水之處。而與朝鮮前期詩異趣之處則有二，一為跳脫原詩既有框架，借事說理，少有悲情；一為凸顯狂夫的無知（昔有愚夫愚莫悟 無船無艦徒步渡）、過於執著（妻呼女喚終渡之 乘龜逐鼃更何疑）、不知變通（他山檀木可作舟 呂梁亦是尋常流）。

白首狂夫溺水死 箜篌一彈聲淒淒 借問誰能為此曲 朝鮮津卒子高妻

－鄭斗卿[1597~1673]〈公無渡河〉

鄭斗卿此詩僅平鋪直敘本事內容，而不見比興寄託或發微闡幽。不過，由此詩之轉句設問，結句明答，亦可看出詩人對可視為本國文學遺產的〈公無渡河〉之高度關注。

2.2.1.3 朝鮮後期－英祖元年～純宗末年（1724～1834）

沸流之水深千丈 奔流到海何時已 長鯨白齒如白雪 海氣屬鼎陰雲起
披髮老夫狂而癡 清晨亂流將何為 樂彼幽險疾平夷 公不畏死妻止之
妻止之終不聽 公終溺死流海湄 箜篌一曲彈哀引 此恨惟有麗玉知

－趙普陽[1709~1788]〈公無渡河〉

²⁹ 「吳旦生曰 古今注箜篌引 即公無渡河 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 子高晨起刺船 有白首狂夫 被髮提壺亂流而渡 其妻隨止 不及 遂溺死 於是援箜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 曲終亦投河死 子高還以聲語麗玉 麗玉以箜篌寫其聲 曰箜篌引 余觀曹植云 置酒高殿上 親友從我遊 似言及時行樂 又云 久要不可忘 薄終義所尤 似及交情 大非古辭之意 李白有二篇 一曰公無渡河 乃言渡河事 一曰箜篌引 亦言交情 此子西所謂失之也」。

³⁰ 引自明吳景旭撰：《歷代詩話》（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二十四，頁1。

趙普陽詩讓人聯想到李白的〈公無渡河〉擬作³¹，「披髮老夫狂而癡 清晨亂流將何爲」與「長鯨白齒如白雪」句實分別襲用李白〈公無渡河〉詩中之「披髮之叟狂而癡 清晨臨流欲奚爲」與「有長鯨 白齒若白雪」，而僅易數字；「公不畏死妻止之 妻止之終不聽 公終溺死流海湄」亦效李白「旁人不惜妻止之 公無渡河苦渡之 虎可搏 河難憑 公果溺死流海湄」句，且未易其意。同時，起首之「沸流之水深千丈 奔流到海何時已」亦點化自李白「黃河西來決昆侖 咆哮萬里觸龍門」句，惟在所溺之河上，李白詩以波濤洶湧的黃河，凸顯狂夫渡河的險狀，趙詩則試圖將場景拉回朝鮮，而以高句麗開國始祖東明聖王（朱蒙）建國之地的“沸流水”³²代之。最後，李白詩以「公乎公乎掛骨於其間 箜篌所悲竟不還」作結，激越悲壯、迴盪千載；趙詩則以「箜篌一曲彈哀引 此恨惟有麗玉知」，回歸本事，綿延哀情。此外，「樂彼幽險疾平夷」，語出柳宗元〈招海賈文〉³³，以此勸戒狂夫切勿行險僥幸，不如居易以俟命，語含勸止之意。

整體而言，趙詩以李白〈公無渡河〉為本，擴大聯想，語含勸止；至於所溺之河以“沸流水”當之，恐非因其有所依憑，而係出自詩人想像，此點由趙詩以「此恨惟有麗玉知」畫下句點，強化歸屬，亦可窺知一二。

龍掀大浪接千丈 披髮狂夫猶亂流 朝鮮津卒子高妻 公無渡河 河伯為吾仇
結茅山之麓 種麻河之洲 家釀百斛青葡萄 霍霍磨刀擊牲牢
妻彈箜篌夫能謠 小姑織錦學波色 染以綠雲之嫩文 堂中掛網約(釣?)水晶
照之明月光紛紛 之子棄此去 龍伯國中魚為膳 骨委溟渤千尋底
魂遂扶桑萬里境 公無渡河公渡河 千秋萬歲兮 箜篌生怨嗟
—趙宜陽[1719~1808]〈效李白公無渡河〉

趙宜陽詩雖以〈效李白公無渡河〉為題，然就其內容而言，實與李賀〈公無渡河〉³⁴擬作相類，且極富李賀擬作精神。特別是中段敘寫生活無虞、家庭和樂處，與李賀詩中段所述之「公乎公乎 牀有箜篌盤有魚 北里有賢兄 東隣有小姑

³¹ 李白〈公無渡河〉：黃河西來決崑崙 咆哮萬里觸龍門 波滔天 堯諮嗟 大禹理百川 兒啼不窺家 殺湍湮洪水 九州始蠶麻 其害乃去 茫然風沙 披髮之叟狂而癡 清晨臨流欲奚爲 旁人不惜妻止之 公無渡河苦渡之 虎可搏 河難憑 公果溺死流海湄 有長鯨白齒若雪山 公乎公乎掛骨於其間 箜篌所悲竟不還

³² 《三國史記》·卷第十三·高句麗本紀第一，始祖東明聖王：「朱蒙行至毛屯谷（魏書云：至普述水），遇三人……與之俱至卒本川（魏書云：至升骨城）。觀其土壤肥美，山河險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宮室，但結廬於沸流水上居之，國號高句麗。」

³³ ……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舻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奮貨號風雷，巨鯨領首丘山頽，猖狂震鯨翻九垓。君不返兮靡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

³⁴ 李賀〈公無渡河〉：公乎公乎 捉（一作携）壺將焉如 屈平沉湘不足慕 徐衍（一作羨）入海誠為愚 公乎公乎 牀有箜篌盤有魚 北里有賢兄 東隣有小姑 隴畝油油黍與葫 瓦瓶濁醪蟻浮浮 黍可食 醪可飲 公乎公乎其（一作可）奈居 被髮奔流竟何如 賢兄小姑哭鳴鳴

隴畝油油黍與葫 瓦瓶濁醪蟻浮浮 黍可食 醪可飲 公乎公乎其奈居」，並無二致。且李白詩以「虎可搏，河難憑」向狂叟發出「欲奚為」的慨歎，並對其妻勸阻無效感到哀憐，實含「慎所往」之意；李賀擬作則述公生活無虞，就近又有賢兄小姑關愛，有何理由輕生，並舉屈原、徐衍投河之舉實乃愚行，全詩重心均擺在「勸止其人」上³⁵，而以趙詩而言，比之李白，其設意更接近李賀，含「勸止」意。

河水深且廣 無舟不可渡 不可渡亦渡 其死也何訴 君子之溺兮 君子之固兮
-李道顯[1726~1776]〈麗玉歎〉

無情江水去悠悠 遊子何心自滄流 一曲哀歌千恨集 筓篴不必怨陽侯
-金建銖[1790~1854]〈筓篴引〉

李道顯〈麗玉歎〉與金建銖〈筓篴引〉二詩，敘寫對象雖有不同，然均含禍由自取，怨不得人之意，亦有渡河宜慎，即慎所往之意。

公無渡河者 勝國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 高晨起刺船 有白首一狂夫被髮提壺 亂河流而渡 溺死焉 其妻隨而止之不及 乃援筓篴而鼓之 作〈公無渡河〉之曲 聲甚悽愴 曲終 遂自投河而死 霍里子高還 以其聲語其妻麗玉 麗玉傷之 引筓篴而寫其聲 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 因以其曲傳鄰女麗容 名曰筓篴引 余閱麗史 悲其事 擬而和之

河之廣矣 不可憑 河之深矣 不可凌
公胡為乎被髮提壺欲渡為 凡行別家人 今行胡不告婦兒
憤時或負石 憂國或抱沙 公乎何所為 徒然將入河
柳子招海賈 海賈尚不可 蔡襄戒弄潮 弄潮猶畏禍
結綯百年約 生同盡死同穴 一墮蛟龍涎 誰能收其骨
壺麥時正穫 樽酒時正香 公乎公乎在此何憾憾 趨彼何陽陽
隨之不及忽淹沒 空引筓篴聲悲絕

-李漢膺[1778~1864]〈和公無渡河曲并序〉

李漢膺〈和公無渡河曲〉先動之以情，以河廣無可憑依、河深不可凌渡為由，對狂夫渡河一事頻頻發出「胡為乎」、「胡不告」、「何所為」等嘆聲挽留；再曉之以理，以柳子厚〈招海賈文〉與杭州太守蔡襄〈戒弄潮文〉勸戒其切莫心存饒倖行險；最後誘之以利，以無人收骨、麥酒正香盼其止步，一唱三嘆、聲聲勸止。另外，全詩以長短句交錯遍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的語氣，讓人聯想到李賀的〈公無渡河〉擬作，且「壺麥時正穫 樽酒時正香 公乎公乎在此何憾憾 趨彼何陽陽」句，在內涵上，亦似與李賀詩中的「隴畝油油黍與葫 瓦瓶濁醪蟻浮浮 黍可食 醪可飲 公乎公乎其奈居 被髮奔流竟何如」句聲氣相連、交互跌宕。

³⁵ 董達，〈以接受美學視角探析〈公無渡河〉〉，《韓國學報》，第24期（2013.06），頁143。

整體而言，朝鮮前、中、後期之擬作或相關詩歌，除中期申欽〈筌篴引〉依循吳正子所言命題本意，與〈公無渡河〉本事無關，以及鄭斗卿〈公無渡河〉直敘本事，不見發微闡幽外，餘皆含“勸止”或“慎所往”之意，或作妻止其夫之詞，或作勸止其人之詞，或作渡河宜慎之語。

朝鮮前、中、後期擬作較大的差異則在於：

- ①中期權克中〈翻古樂府二章〉凸顯狂夫無知、不知變通，借事說理，少有悲情。
- ②後期擬作中，李道顯〈麗玉歎〉與金建銖〈筌篴引〉雖亦含“慎所往”之意，然對狂夫行徑則多有責難而少見悲憐，較之前期、中期，存在更多理性成分。此外，後期李漢膺〈和公無渡河曲并序〉更極盡說理之能事。
- ③後期擬作，多強化歸屬，並以李白或李賀之〈公無渡河〉擬作為本。

2.2.2 旁及〈公無渡河〉句

相關文集中，述及〈公無渡河〉或〈筌篴引〉之詩歌計有 19 首，且僅出現在《韓國文集叢刊》。為求分析上之便利，將分三類探究之。

2.2.2.1 表“涉河渡險”意

天潢出地靈液聚 奔流瀦汨引旁注 抵崖墜石瀉屈曲 飛霜疊雪繞鷗鷺
……一朝淪沒溷泥沙 筌篴之曲至今嗟 君不見龍門神禹跡 太史西來壯心魄
我獨何為棲棲東海隅 尺劍長嘯倚穹壁 -李光庭[1552~1627]〈黃池穿石〉

〈黃池穿石〉寫黃河之波瀾壯闊，嘆己之有志難伸，並以「一朝淪沒溷泥沙 筌篴之曲至今嗟」，喚起至今仍讓人嗟嘆的公無渡河事。

拚為一木偶 非復千金軀 縱令墮河死 何人怨筌篴
-金昌業[1658~1721]〈自成陵聞兒病 冒雨向東庄記行 12-11〉

此詩應是金昌業 36 歲（1963 年）時所作，此時喪妻未久，又逢兒病，身心俱疲，還得以形同槁木之身，冒雨前往東庄探視，而其轉結句之「縱令墮河死 何人怨筌篴」，實借公無渡河事，寫涉險渡河之悲情。

勸郎莫上峽 上峽饒風波 昭陽十六灘 灘灘激盤渦
三朝與三暮 白浪不可過 一唱公無渡 使君淚滂沱
精衛銜木石 碧海奈若何 哀彼提壺客 早晚慎憑河
-權撓[1713~1770]〈昭陽灘〉

驚峯中闊碧江懸 白浪如山蹙百川 颶風欲過公無渡 江口何時不覆船
 -權擥[1713~1770]〈岐湖詞 2-2〉

〈昭陽灘〉寫昭陽十六灘，灘灘凶險難渡，並以「一唱公無渡 使君淚滂沱」及「哀彼提壺客 早晚慎憑河」，敘涉險過難之悲，抒渡河宜慎之意；〈岐湖詞〉則以「颶風欲過公無渡 江口何時不覆船」，述風強水急船易翻覆，慎勿涉險，含勸止意。

樂浪城外水悠悠 誰識菽苴漢代侯 不及當季津吏婦 筓篲一曲艷千秋
 -柳得恭[1748~1807]〈二十一都懷古詩-衛滿朝鮮 平壤府 2-2〉

此詩以懷古之心，敘寫衛滿朝鮮時代的平壤，並以誰識曾是當時統治階層的漢代諸侯韓陰（誰識菽苴漢代侯），凸出艷冠千秋的筓篲曲（不及當季津吏婦 筓篲一曲艷千秋）。同時，由此詩亦可知身為朝鮮北學派重要人物的柳得恭，在認知上認為公無渡河一事發生在衛滿朝鮮時之大同江，而就承句、轉句以漢代侯對比津吏婦來看，亦可推知柳氏在主觀上認定津吏婦並非漢人。

臨河不自知作險 喚渡小立衣袖重 公無渡河竟渡河 白雨噴下黃蔑縫
 -申緯[1769~1845]〈家人別 3-2〉

白雨跳珠露翠黛 烏雲潑墨壓朱欄 臨河不覺心飛渡 莫遣筓篲麗玉彈
 -申緯[1769~1845]〈阻水黃州 登月波樓 觀漲遇雨 醉題 2-2〉

上詩中，一引“公無渡河公竟渡”語，述己離家遇雨，涉險強渡之憂情，一以「臨河不覺心飛渡 莫遣筓篲麗玉彈」句，反用公無渡河事，敘美景當前，不惜強渡意。兩詩在心境上雖有別，然在援引故實上，均可視之為“涉險”。

炎海潭黑杳烟霧 鯨魚鼓鬣蛟龍怒 三時跋浪浪如山 風薄橋摧公無渡
 蕙纓荷帶水一方 之子胡為此中住 落下人間已謫苦 未必黃庭一字誤
 險夷元不滯胃中 讀破萬卷養有素…
 -韓章錫[1832~1894]〈有懷遠人 同庚周甲書寄〉

韓章錫〈有懷遠人 同庚周甲書寄〉一詩，如詩題所言，此詩為韓氏 60 歲（1891 年）時，心懷居險之同庚友人而作，並以「風薄橋摧公無渡」句，形言友人所居之處浪高難渡。

整體而言，上述詩中，除柳得恭〈二十一都懷古詩-衛滿朝鮮 平壤府〉一詩外，“公無渡河”故實之援引，多敘“涉險”之意，惟在用意上各有所指。

其中，朝鮮中期李光庭〈黃池穿石〉與金昌業〈白成陵聞兒病 冒雨向東庄記行〉詩中所述公無渡河事，一述景，一寫情；一發嗟嘆，一表無奈。

後期詩中，權慄之〈昭陽灘〉與〈岐湖詞〉二詩均寫慎其所往，含勸止意；申緯之〈家人別〉與〈阻水黃州 登月波樓 觀漲遇雨 醉題〉二詩，一正用涉險景，一反用涉險情；韓章錫〈有懷遠人 同庚周甲書寄〉則寫友人居險之景。

大體上，後期詩在援引“公無渡河”故實上所涉及的面向，較之相對單純的前期存在更豐富的面向。

2.2.2.2 述“悲嘆哀輓”情

《韓國文集叢刊》中，於輓詩、悼辭及敘寫溺死或投河之人的詩中，述及公無渡河或筓篴引者，計有八處³⁶。

…漲水怒蹴天 黑風翻蛟螭 不是被髮叟 兄何苦渡之 神明不可恃 一壺那得施 慈父哭呼天 狂走長江湄 弱妻領群雛 腸斷筓篴詞 …

-張維[1587~1638]〈哭黃兄悅之〉

冤血貞魂絕古今 覆巢完卵認天心 芳蘭正愛新芽茁 明月俄驚碧海沈 精衛無成留至恨 筓篴有引託哀音 茫茫神理終難問 薤露聲邊淚洒襟

-張維[1587~1638]〈挽崔漢〉

維年月日 祭謹以清酌時羞之奠 敬薦于亡友崔君之靈 嗚呼痛哉 謂君將大而遠 君今至於此 意者皇天實禍善良耶 何子之門而禍偏酷也 僕之知子深矣 實重哀君之不幸 敢綴哀詞 以招未歸之魂 其詞曰

江之水兮滔滔流 淫泆兮去不返 洪波激浪駭怒而蕩滿兮 羌可怖而不可近 蛟螭鯨鯢於焉窟宅兮 睚眦倏燦幽以猖狂 磨牙閃舌食人為糧兮 續噴颶而噴浪 江之水既深且廣兮 公無渡江兮公苦渡 天沈沈其如漆兮 風颼颼以增怒 馮夷逞虐舟子喪魄兮 櫓傾楫摧兮將焉極 … 魂兮歸來 江之水不可以久稽

-張維[1587~1638]〈祭崔士深 漢 哀辭 并序〉

以上詩辭均為朝鮮中期文人張維所作。其〈哭黃兄悅之〉敘寫黃兄在惡浪下強行渡河，留下傷悲至極的妻兒與慈父，並以「不是被髮叟 兄何苦渡之」引發聯想，強化哀情。〈挽崔漢〉與〈祭崔士深 漢 哀辭 并序〉則是對溺水而死的崔沂（1553~1616）之孫崔漢的哀輓之辭，詩中藉「精衛無成留至恨 筓篴有引託哀音」、「江之水既深且廣兮 公無渡江兮公苦渡」，寄其哀思、述其淒婉。

手持筓篴立沙洲 欲招楚魂江水流 行人莫唱公無渡 宋玉逢秋本自愁

-沈之漢[1596~1657]〈渡漢江弔韓?〉

曹公武 松下公之子也 早孤 落拓江湖 常挹悵無樂於世 一日早起 歌鳴嗚笑 嚶嚶 笑如歌歌如哭 其神情恍惚 如有所思 家人竊怪之 既夕 從數客盪舟門前 益酣放樂甚 少焉 月上潮生 忽解衣自投於淵 舟人救之無可及 實癸未秋

³⁶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未見相關詩文。

七月既望也 公武得年甫三十三 有妻無子 嘗育一女亦夭 嗟其絕矣 其婦夫
申漢叟詩以哀之

龍汀鳴咽鶴汀悲 海色潮聲無盡時 浩唱臨風哀世狹 長終抱月與誰期
空傳麗玉箜篌引 不見曹娥盡白碑 志決吾寧沉自潔 萬人何故費情辭

－申緯[1769~1845]〈曹公武哀辭并序〉

沈之漢〈渡漢江弔韓?〉以「行人莫唱公無渡」凸顯心中一觸即發，難以壓抑的哀悼之情；申緯〈曹公武哀辭并序〉則藉「空傳麗玉箜篌引」，表達對曹公武投河的哀情。

新羅真平王時。有大世者。秦勿之後也。少有方外志。與僧淡水言曰。
在此山谷間以終一生。則何異池魚籠鳥。吾將航海以至吳越。尋師訪道。若
神仙可學。則飄然乘風於沕寥之表。子能從我乎。淡水不肖。有仇漆者耿介
有志。大世與之遊南山寺。忽落葉汎庭潦。大世謂仇漆曰。吾欲與君西遊。
今各取一葉爲舟。以觀行之先後。俄而大世之葉在前。大世笑曰。吾其行乎。
仇漆曰。子亦男兒也。遂自南海乘舟共去。不知其所往。

風起也大世葉 水逝也大世葉 三千之界大世名 死不願守閨中妾
仙邪佛邪何所從 生乎死乎無所憫 噫乎大世 噫噫乎大世
誰汝驅之去威之脅 公朕掉頭訣妻孥 風波去蕩南溟極
君不聞箜篌所悲 悲狂叟一去 罵死長鯨鬣

－李學達[1770~1835]〈大世葉〉

〈大世葉〉以新羅真平王時之歷史事實為本，藉「君不聞箜篌所悲 悲狂叟一去 罵死長鯨鬣」句，對渡海求道、不知所終的大世葉發出哀嘆。

歎息申徒跡已寒 玄冥一路不曾攔 他年枉入箜篌引 斯子難同畏壓看
多少人能膺下歿 險巇世獨水中寬 東城文酒渾成夢 孤月征鴻夜夜酸

－奇正鎮[1798~1879]〈悼姜舜如 2-1〉

一疋長湖剪越羅 東風過岸麥生波 灘頭輕舫閒時少 烟外遙峯缺處多
苔綠宛如飛白字 漁謠時雜採青歌 杜香芳草年年綠 一曲箜篌恨奈何

－金允植[1835~1922]〈長湖舟中〉

上述詩中，前詩以「他年枉入箜篌引」，喻姜氏意外墜河身亡事；後詩則以「一曲箜篌恨奈何」，悲歎投死於長湖的杜香（退溪先生宰丹陽時房妓）。

大體而言，朝鮮時代的文人，對於溺水而死或投河身亡者，多援引公無渡河事或與之相關的箜篌引，以敘哀情，並視溺死、投河為箜篌所悲之事。

2.2.2.3 歌行純類比

《韓國文集叢刊》中，有〈牟坂行〉、〈行琴引〉、〈古樂府行贈權子敬〉等三首樂府歌行言及〈公無渡河〉事。

… 刈彼黃葛 織此白苧 紫駟馬兮行路難 關山月兮相思苦
 明月樓高獨不見 長河水急公無渡 八月雁鳴音信斷 三更烏啼歡子去 …
 我東爲詩亦已久 上下千載寂不聞 近者象村申相國 創作留佳作
 老夫於此亦成癖 每逢詞人勸人讀 權生語詩常起予 作詩贈君須勉諸
 國中他日奏陽春 吾知屬而和者不過十餘人
 -鄭斗卿[1597~1673]〈古樂府行贈權子敬〉

此詩羅列、組合歷代樂府詩題與相關內容，其中之「紫駟馬兮行路難 關山月兮相思苦 明月樓高獨不見 長河水急公無渡」四句，即分別引用樂府橫吹曲辭〈紫駟馬〉、雜曲歌辭〈行路難〉、橫吹曲辭〈關山月〉、雜曲歌辭〈長相思〉、相和歌辭〈明月照高樓〉、雜曲歌辭〈獨不見〉、相和歌辭〈公無渡河〉等七首樂府詩，再以結尾「我東爲詩亦已久 上下千載寂不聞 近者象村申相國 創作留佳作 老夫於此亦成癖 每逢詞人勸人讀」等句觀之，可見此篇之「長河水急公無渡」雖與〈公無渡河〉有關，然似無須作延伸解讀，作者僅擬藉此介紹足為創作典範的古樂府，並以此鼓勵樂府之創作。

金城之北交州南 曰有天險名是牟 … 其間大川地底瀉 俯視有如窻窰幽
 其聲咽咽地靈泣 其色沈沈義取愁 雲煙黯慘天冥冥 白晝水鬼恣啾啾
 人行馬步杳如蟻 顛倒沈沒相隨稠 孝女哀爺記黃絹 寡妻傷夫傳篋篋
 嗚嗚其陰天下無 使人聽之霜滿頭 我曾年前被人咀 謫宦棲棲關北陬 …
 -趙持謙[1639~1685]〈牟坂行〉

〈牟坂行〉敘江原道金城³⁷與交州³⁸間有天險之稱的「牟」，其間大川因屢見翻船事（顛倒沈沒相隨稠），故舉千古傳誦的孝女曹娥投江尋父事（孝女哀爺記黃絹³⁹），以及狂夫渡河溺死事（寡妻傷夫傳篋篋）為例，述說時有類此之悲劇發生。就此點而言，此詩中與公無渡河有關的「寡妻傷夫傳篋篋」句，似亦無須作延伸解讀。

… 行琴行琴竟何補 南漢山城空崢嶸 邇來一百有二年 獨有行琴舊譜傳
 吾聞昔者霍里子 妻寫篋篋出朝鮮 東方之音多感慨
 行琴別調殊慙惓 南漢山城城可憐
 -權萬[1688~1749]〈行琴引〉

〈行琴引〉寫南漢山城空有高峻突兀之態，並嘆胡兵（清軍）入侵之恥，以及空有行琴卻無補於事之憾。結尾之「吾聞昔者霍里子 妻寫篋篋出朝鮮 東方之音多感慨」，雖亦言及公無渡河事，然因係用於對比充滿怨憤之行琴別調（行琴別調殊慙惓），似亦不必作他解。

³⁷ 金城：江原道金化地區之古地名。

³⁸ 交州：江原道淮陽地區之古地名。

³⁹ 曹娥泣白碑：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白」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世說新語箋疏》中卷下〈捷悟〉。

綜觀上述歌行體，多發議論抒感慨，言及公無渡河一事處，多屬類比，而無“慎所往”、“勸止”或“相戒免禍”等衍生義。

3. 結論

以上就理性思辨與感性詮釋兩個層面，對《韓國文集叢刊》與《韓國歷代文集叢書》中收錄之〈公無渡河（箜篌引）〉相關詩文所做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敘事文本的解讀上，到朝鮮後期才開始出現不同以往，較具思辨性的理性思維。此一由以往單純接受敘事文本轉變為參與文本敘事的過程，實與 17 世紀後半出現的新學風－實學，特別是在治學上重訓詁考據、輕空言義理的學風有密切的關聯。此點，由相關文集集中的《公無渡河》記事僅出現在實學興起的朝鮮後期，亦可窺知一二。

大體上，朝鮮後期文人參考的敘事文本，皆本於崔豹的《古今注》。對〈公無渡河（箜篌引）〉文本的理性思辨多集中在成詩時期、所溺之河與人物國籍上。在成詩時期方面，當時文人各憑所據，並無一致的看法，上至箕子朝鮮，下至高麗時期，差距可達千年；在所溺之河方面則有一致的看法，咸認為是大同江；在人物國籍方面，僅有李德懋認為子高應是漢人。不過，朝鮮後期文人對於〈公無渡河〉的考據，多基於主觀臆測，而少有嚴謹考證。

相較於對敘事文本的理性思辨，在相關詩文的創作上，除“歌行體”類詩歌言及公無渡河一事多屬類比，而少有衍生之義外，朝鮮時代文人對公無渡河與箜篌所悲一事，多以感性詮釋。

在主述〈公無渡河〉的詩方面，朝鮮前、中、後期之擬作或相關詩歌雖多含“勸止”或“慎所往”之意，然亦不無差異。其中，中期權克中〈翻古樂府二章〉凸顯狂夫無知，借事說理，少有悲情；後期李道顯〈麗玉歎〉與金建銖〈箜篌引〉對狂夫行徑多有責難而少見悲憐，存在更多理性成分，特別是後期李漢膺〈和公無渡河曲并序〉更極盡說理之能事。此外，後期擬作，多強化歸屬，並以李白或李賀之〈公無渡河〉擬作為本。

在旁及〈公無渡河〉句方面，“公無渡河”故實之援引，多敘“涉險”之意，惟在用意上各有所指。大體上，後期詩在援引“公無渡河”故實上所涉及的面向，較之相對單純的前期存在更豐富的面向。

同時，朝鮮時代文人對於溺水而死或投河身亡者，多援引公無渡河事或與之相關的箜篌引，以敘哀情，並視溺死、投河為箜篌所悲之事。

參考文獻

網路資料庫：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http://v3.skqs.com>

《韓國文集叢刊》。韓國學綜合 DB。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http://db.mkstudy.com/mksdb/e/korean-literary-collection/p/>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韓國學綜合 DB。首爾：景仁文化社。<http://db.mkstudy.com/mksdb/e/korean-anthology/p/>

圖書：

Amia Lieblich, Rivka Tuval-Mashiach, Tamar Zilber 原著，吳芝儀譯（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嘉義市：瀾石文化出版。

H.R.姚斯、R.C.霍拉勒原著，周寧、金元浦譯（1987）。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民族文化推進會編（2005）。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서울：民族文化推進會。

申丹（2014）。敘事學理論探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

로버트 C.홀럼 저, 최상규 역(1999). 수용미학의 이론. 서울: 예림기획.

鄭麟趾等編（1978）。皇華集（中韓關係史料輯要）。臺北：珪庭出版社。

期刊論文：

李 岩（2004）。朝鮮古代名謠《箜篌引》存疑續考。東疆學刊，2004 年第 4 期，12-16。

李癸雲（2003）。論「公無渡河」在現代詩中的原型意義。臺灣詩學學刊，2，9-40。

宮 月（2009）。《公无渡河》研究。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 25 卷第 1 期，17-20。

董 達（2013）。以接受美學視角探析〈公無渡河〉。韓國學報，第 24 期 138-156。

구정호 (2014). 공무도하가의 만가적 성격 - 『니혼쇼키』의 가요와 비교를 중심으로 -. 일본연구, 59, 75-90

董 達（1990）。公無渡河考(공무도하고)。한국언어문학, 28, 313-329.

류종국 (2002). 〈公無渡河歌〉論. 국어문학, 37, 203-228.

서수생 (1961). 공후인 신고. 語文學, 7, 3-30.

양재연 (1953). 公無渡河歌(공후인)小考. 국어문학, 5, 8-9。

이완형 (1993). 「公無渡河歌」와 「祭亡妹歌」의 輓歌의 성격에 대하여. 語文研究, 24。

조기영 (2004). 〈공무도하가〉의 주요쟁점과 관련기록의 검토. 인문과학연구, 12, 137-184.

投稿截止：2018 年 10 月 30 號

刊登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號